



古序翼

六





古序翼卷六



北筑

龜井昱元鳳著



大雅文王

辨說云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  
上當天心下為天下所歸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則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繼之遂有天下亦卒文  
王之功而已然漢儒惑於讖緯始有赤雀丹書之  
說又謂文王因此遂稱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謂天  
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衆人之心而  
已矣衆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於一而無一毫私





意雜於其間。則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為歸矣，則天命將安往哉？書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所謂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自我民明，畏皆謂此爾。豈必赤雀丹書而稱王改元哉？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蘓氏游氏辯之已詳。由此而論，則此序本亦得詩之大旨，而於其曲折之意，有所未盡已論於本篇矣。

翼曰：朱子於是序旁魄闕論而責其未盡曲折之意，我茫然不能曉其為何謂也。序簡而不洩，恢々如也。

又何責

大明

辨說云：此詩言王季大任文王大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序說也。

翼曰：大雅經文明灼，叙事孔皇，無用序為兩，是以提其要以示其端。序體宜然，雖舉王季大任大姒文武其主也。牧野之事，本諸文王古論哉。

縣

棫樸

辨說云：序誤



翼曰：宮人之義，決當古今莫之議焉。朱子慢于六義，是以不達先哲之志，驚然削之，以發新意。其新意殊未美已。且以大明縣為戒，成王棧樸以下，獨為咏歌。文德皆臆之無誓言之無物者，我不敢信也。

○早麓

辨說云：序大誤。其曰百福于祿者，尤不成文理。翼曰：信序而足矣。又何假人之臆乎？朱子所謂大誤者，唯不與其臆悞耳。百福于祿，古有是句法。且詩曰：降喪饑饉，而序曰：饑饉降喪。詩曰：于祿百福，而序曰：百福于祿。古人成文之婉轉妙雅，何可及矣。朱子不

察祗取誣焉

○思齊

○皇矣

○靈臺

辨說云：文王作靈臺之時，民之歸周也久矣。非至此而始附也。其曰有靈德者，亦非命名之本意。翼曰：靈臺之作，其果何時乎？史傳無徵。康成朱子之云皆妄矣。且是詩之所以咏嘆子來者，正以顯懷德之盛也。民始附，純確不拔。若康成曰：天子有靈臺，不取爾命名之義。與孟子合。若朱子曰：倏成如神，不取



雨

○下武

辨說云下字恐誤說見本篇

翼曰下猶降也武迹也繼也蓋言天降令緒也武王有聖德比之諸儒先優劣文武者古色爵蒼射人矣

○文王有聲

辨說云鄭譜之誤說見本篇

翼曰鄭譜之誤何有於序適駿有聲自是文王令聞無干武王而序曰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先哲語氣可嘉尚夫設令武王而不能聖乃文王之聲亦有所不

遂以聖承聖名乃全矣是文王之德之所以成於武王也不信古者乃以為序與經異矣又從而詆其之恍惚之談也

○生民

○行葦

辨說云此詩章句本甚分明但以說者不知此興之體音韻之節遂不復得全詩之本意而碎讀之逐句自生意義不暇尋繹血脉照管前後但見勿踐行葦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但見黃耆台背便謂養老但見以祈黃耆便



謂乞言。但見今兩景福便謂成其福祿。隨文生義。無復倫理。諸序之中。此失尤甚。覽者詳之。

翼曰。嗚呼。朱子之罵人。不亦酷乎。不知此興之體者。誰居。勿以他人數序者為不得其全。碎而讀之。逐句生義。不尋血脉。斯朱子詆是序之直贅也。夫是序也者。文義之明備而煩秩者。可謂碎乎。且物之情。闢而分之。萬形見矣。闔而合之。乃退而歸於一矣。故自其分者觀之。則仁也。睦也。養老也。乞言也。福祿也。自其合者觀之。則忠厚而已矣。其唯忠厚。是以百行之美。皆聚。六順之體。皆成。朱子不體文義之本末。而失其

倫理。遂以無倫理垢疾古序。是何異於鬻者之笑沈檀。非無香也。未之聞也。左氏曰。風有采。馨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唯古書與古序符。讀者求之以祈黃耆。便曰乞言。何言之浮矣。

既醉

翼曰。何楷駁朱子曰。詩中明言公尸嘉告矣。謂之父兄。謝燕之辭可乎。

鳥驚

辨說云同上

翼曰。朱子好言詩之用。若乃是詩。亦其駁答之說已。



豈足以質古乎。詩之用古序不之肆。世代遠久。我焉知是。不知而闕敬也。強而知之。慢也。補廣云。自行葦至假樂四篇。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辭耳。補氏之諛于朱子而唐突古序甚矣。夫有美有刺。人之常情。詩之定極。若謂之諛也。怨也。而斥之三百篇之存者。幾希矣。

○假樂

辨說云。假本嘉字。然非為嘉成王也。

翼曰。嘉成王之嘉。猶漢廣所謂德廣之廣。古人自有是圓活矣。既醉之三章曰。令終有假。公嘉告。四章

承之曰。其告維何。邇豆靜嘉。嘉告之嘉。亦靜嘉之嘉。春秋繁露曰。詩無達詁。說苑曰。詩無通故。漢儒猶古

○公劉

辨說云。召康公名奭。成王即位。年幼。周公攝政。七年而歸政焉。於是成王始將蒞政。而召公為大保。周公為太師以相之。然此詩未有以見其為康公之作。意其傳授或有自末耳。後篇召穆公。凡伯仍叔放。此

翼曰。放哉。朱子鈞是其序也。或詆之以無稽。或許之以傳授。我不知其論之所歸也。朱子既以楚茨大田



諸篇為正雅脫簡則蓋曰公劉之篇自縣之下逸而  
在斯焉

○洞酌

辨說云序無大失然語意亦踈

翼曰皇天神之尊嚴者也行潦水之微淺者也而道  
德之實有以薦之則不以物之菲薄故不饗其祭焉  
而其所謂道德之實者天子能成為民之父母而後  
始可以稱之嗚呼難哉責難於君謂之恭召公之忠  
告至矣左氏謂之昭忠信意在斯乎哉朱子解膚之  
淺鬆泛自以為是宜乎不曉古義

○卷阿

辨說云求賢用吉士本用詩文而言固為不切然  
亦未必分為兩事後之說者既誤認豈弟君子為  
賢人遂分賢人吉士為兩等彌失之矣夫洞酌之  
豈弟君子方為成王而此詩處為所求之賢人何  
哉

翼曰全篇之太宗訣正在登庸賢才之義苟踐之以  
求其說與觀縱橫百端具舉雖用詩文何為不切本  
篇論之悉矣至攻說者之誤快劍之斬利鏃之中誰  
敢支之哉



○民勞

○板

○蕩

辨說云。蘓氏云。蕩之名篇。以首句有蕩。上帝耳。序說云。非詩之本意也。

翼曰。釋訓版之邊之僻也。蓋說者之誤已久。蘓氏之言。我大然之說。審于般矣。抑怪朱子非抑序曰。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為刺厲王。而今以蕩為刺厲王。以召閔為刺幽王。覲然不疑。是咎而徇之。古之僂也。故君子慎其言。

○抑

辨說云。此詩之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為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為而作。又見此詩之次。適出於宣王之前。故直以為刺厲王之詩。又以國語有左氏之言。故又以為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則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

翼曰。武公立宣幽之朝。見天命之將去。恐其身將為是泯焉。是以念先王之道。察治亂之由。刺厲王之壞。周室喻朝士大夫。以天民明畏之道。儆其身。以威儀言語之為。亂階一反一覆。或刺或警。離合倏忽。變化。



不測不善讀者乃惘然迷于目撩于心遂不達觀其  
全必也古序乎順之而失者幾希矣朱子以直率平  
淺求詩之義其聽漢是序固其所也

夫曰刺厲王之所以為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  
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  
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  
慎出話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為甚詩  
不以此箴其膏盲而徒以威儀詞令為淳切之戒  
緩急失宜三也詩詞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  
容者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

合而以為追刺者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一所以望於既往之人五也

翼曰史記以武公為篡弒之賊則其即位記年亦不  
足信已然賓之初筵序曰武公入幽王之朝而作幽  
之立上距厲之崩殆五十年武公雖壽其為卿士恐  
不能逮三世則本諸基禍之主而追刺之者明矣所  
以追刺之者蓋微肯存焉曰小子曰爾曰女皆非直  
斥天子也大雅之刺厲王者五篇民勞之爾也戎也  
板之小子也爾也桑柔之而也女也皆非直斥厲王  
以同朝同寮為言者也蕩乃全篇責商紂之辭此蓋



厲王戾虐弭謗信讒之所使然也歟抑亦正雅之始  
變其言渾厚其旨淵懿未敢奉天子以質事也歟要  
之大人格君心之非者其本志之所注唯天子是歸  
故序提其綱曰刺厲王也四篇既然則是詩亦宜然  
濯臆潔慮夷心求之古訓豈遠哉乎且是詩之所以  
箴者弘矣大之天下遠之蠻方何唯威儀辭令矣大  
雅之言切直不汙忠謹無隱諸篇一揆可謂倨慢乎  
夫厲王革典之主周道至是始大衰矣宣幽之不振  
亦厲之烈也武公既小心戒懼而周身之防是以其  
作是詩亦不繫時王而繫前王不屬他人而以自警

皆明哲保身危行言孫之道也而其竇未始有一言  
不懇一切一時王大臣焉追刺之意忠告之責自警  
之箴相纏而不可離也如糾索之合而弓有往來之  
體其為微婉不亦深乎若以追刺為嫌則桑柔亦滅  
王之後作也劉瑾曰桑柔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  
在故詩人得以追叙其事而刺之此硬舌已何則此  
誰雖曰刺厲王其所爾女不在王而在卿士大夫何  
必膠厲王生死且左氏王子朝曰至于厲王王心戾  
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  
志而後效官若此桑柔之作於宣王之初年亦不可



知焉。

曰自警之所以為得者國語左氏之言一也詩曰  
謹爾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  
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奧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裡  
五也。

翼曰板刺厲王也其詩云我雖異事與爾同寮同寅  
共共之言也乃抑之有侯度何怪焉喪國之國天子  
諸侯何別曰國既卒斬曰蹙國百里曰國成曰國步  
皆王國之謂也耄者猶老也朱子據國語曰衛武公  
九十有五作抑我未能斷國語所謂懿戒即是詩乎

否也段令懿戒即是詩亦未能斷武公九十有五而  
作之乎否也倚相之語特言其老而警戒不急焉若  
必為賓耄而作是詩則所謂旅賁之規官師之典誦  
訓之諫師工之誦亦必九十有五而後立之歟其諸  
不通之在者而已矣

二說之得失其徵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  
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今序者乃欲合而一之則其  
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足為全得也然此  
猶自其詩之外而言之也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  
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踈密意



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胸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

翼曰：以我之信古而古之無我，廷也。孰為得之，孰為失之，又將孰先去焉，孰後取焉。若謂之專刺厲王而已，則其文辭之所風切，神氣之所脉灸，無弗自警而警人也。若謂之專自警而已，則熙々大雅王政之重，何取於諸侯之邦，且以武公之獻聖而三衛為衆風之長，又何所不足，竊天子之音以自儆，涵焉無乃欲警其身而滋佚乎。乃知古人之義窮六志之原，孔明物三類之宜，至確聖人作者之旨，非是無以宣於後

世焉。嗚呼！聖人作者之旨，非是無以宣於後世焉乎。後之君子，其非是又惡得觀大雅之遺音哉。予而敢殄蔑是，又從姍恣是，斯不求其故而致千載日至者也。孟子之言，我甚慨焉。至其即本文而反覆，則本篇論之詳矣。朱子嘗云：若曰刺王亦以自警，不應一詩既刺人，又有自警之理。不意朱子之膠固泥滯，至於斯矣。日月之傷已，所以刺莊公也。終風之傷已，所以刺州吁也。載馳之自傷，所以刺許人也。凱風之自責，所以發其母也。碩人之美莊姜，所以刺莊公也。猗嗟之美莊公，所以風規之也。詩之為詩，空中之音，相中



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古人畫之矣。不意朱子之膠固泥滯。至於斯矣。新安胡氏曰。二雅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二詩言抑興賓筵。胡氏可謂信而疑之矣。安成劉氏曰。二詩之入雅者。豈公作此。在為王朝卿士之日。而體制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乎。然二詩列於變雅。則興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劉氏可謂妄而自信矣。

柔柔

辨說云。序與春秋傳合。

翼曰。安成劉氏云。序者之意。恐亦據春秋傳而言也。

劉氏以朱子之言不足。特言之。以抑序者也。抑不知召康公穆公。凡伯仍叔。又何所據乎。若夫康公穆公。凡伯仍叔。而有所傳。則何獨芮伯而無之。有乎。若夫芮伯而特據春秋傳。則康公穆公。凡伯仍叔。古書無徵。不可以他求也。抑不知序者。安揣衡言。以矯愚後世。而後世千三百年。竟無人也。邪。古風不競。談日以暴。我不能不為斯文痛大哭也。

雲漢

辨說云。此序有理。

崧高



辨說云此尹吉甫送申伯之詩因可以見宣王中興之業耳非專為美宣王而作也下三篇放此翼曰朱子之說乃其家言古義大不然崇飾家言狼抗古義而謂人莫已者非我所知也後世詩集贈送極多國風小雅唯渭陽一首耳序猶不敢曰送以念毋稱之大雅天子大改之所繫何其贈送之居多矣永嘉陳氏曰崧高魚民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賢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是言雖未盡猶存乎古矣

○丞民

辨說云同上

○韓奕

辨說云同上其曰尹吉甫者未有據下二篇同其曰能錫命諸侯則尤淺陋無理矣既為天子錫命諸侯自其常事春秋戰國之時猶有能行之者亦何足為美哉

翼曰召康公穆公伯叔凡伯尹吉甫皆古傳者之言也朱子於康穆伯凡乃云其傳授有自來而於吉甫乃云未有據朱子之忱不屬矣錫命諸侯者天子威



福之大柄也。春秋戰國之時，固有能行之者，抑異乎宣王之業也。此何則？厲王以文武成康之胤，而躬流于穢，莫之有愆。周道之壞，積人民之離析甚矣。於是乎奮然振長策以馭天下，擢賢能以糾諸侯，使先王區宇無割裂之憂者，非宣王而誰居？乃錫命之癸子，斯其豈與春秋戰國之庸主比哉？乎以詩觀之，韓侯蓋天下有名之君也。宣王之舉，以為侯伯，可謂官當其材矣。我未見序之淺且陋，要之古言，謦々有餘。未盡以目觀之，朴且粗，而以心觀之，淵且察。朴且粗，君子之言，辨而不辭也。淵且察，君子之道，闇然日章也。

嗚呼！自序之壅閼于衆咻，天下無復弗以目觀之者。已猶或不以目觀之者矣。乎序不廢也。若夫有能以心觀之者矣。乎序不可廢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此唯顏子而可以為盛美。不然，簞食瓢飲而樂者，天下古今萬然澤中之蕉也。亦何足為美哉？黃氏蠡測云：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視為贅物。其詩云：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蓋可知矣。宣王側身修行，振舉精明，一洗衰積之跡，遵文武之道而復之。故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樊侯城齊，所以懷



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淮夷不服，則命召公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弘大，雖文武之世，不是過也。序於崧高，則曰能建國親諸侯。於韓奕，則曰能錫命諸侯。可謂深于詩者矣。何楷非朱子曰：詩詞前後，明有兩命，非初立之命也。其序述周詳，正以揚厲中興氣象，而但以為送行而作，不綦小與。

○江漢

辨說云：吉甫見上，他說得之。

○常武

辨說云：召穆公見上，所解名篇之意，未知其果然否。然於理亦通。

翼曰：常武者，常其武之謂也。既美而戒之，蓋古義也。常德之說，我未能信。說審于般矣。或云：常武當作奮武，字誤。

○瞻卬

辨說云：凡伯見上。

○召旻

辨說云：凡伯見上，不成文理。

翼曰：命名之義，蘓子由得之，郝京山不得其得過矣。



予說審于般矣。

○周頌清廟

翼曰序之於頌多言其用是以詩之辭間有不與序切當者唯其文而精約其義而高粹上古之色沛然充脊其為太師之傳殆無疑矣篤信好古克己服義先聖遺訓為然朱子唱臆者也臆唱而臆和之後我千載其差幾何君子憂古道之衰可不憤厲乎。

○維天之命

辨說云詩中未見告太平之意。

○維清

辨說云詩中未見奏象舞之意。

○烈文

辨說云詩中未見即政之意。

翼曰逐獸者目不見泰山非不見內熱之災也夫也朱子之為詩以一滌千古之謬為心將使天下後世由己以始知詩之道而詩之道亦由己以始明于天下後世其勝心之教神鋒之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生殺予奪之權一決于己宜乎其未見序者之意嗚乎古人無無徵之言洒澡其心冲以求之豈有無其賓者邪而頌軋之心以教悔古人何其戾矣。



○天作

翼曰朱子云此祭太王之詩無稽甚矣若為祀其人必表其德是詩有文王有大王何獨屬諸大王若為頌文王所以頌大王古義之祀先王先公亦何殊之有不曰義鈞頌古乎何必立異胡新安曰詩稱太王文王則祀不及先公明矣朱子曰祭太王而不及文王者豈以詩不言王季也若并祭王季頌其子不頌其父非所安也故定為祭大王之詩予曰三代異物古今不相及後人之臆烏能盡當古人之衷是以言不師古愈精愈鑿多贅矣

○昊天有成命

辨說云此詩詳考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矣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為成王之詩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為之說以附己意其遷滯僻澁不成文理甚不難見而古今諸儒無有覺其謬者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然讀者狃於舊聞亦未遽肯深信也

翼曰叔向之言賈鄭唐韋皆以為成其王功也而其說穩當無所強傳我未信國語之可以證必為王誦



之謚也。且下武云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言成其王孚也。酒誥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與相言成其王功也。下武酒誥蓋咸周公之作，則成王之義正與是篇合，不必以為王誦之謚而可矣。而必以為王誦之謚者，亦僂滯僻澁自若也。且成王者中主也，以頌之盛德予之，無乃溢美乎？以文武之功德，猶且無若是其獎揚讚嘆者，則說者之云又何深咎之？吾黨書童嘗有討論之者，曰：二后非文武乎？文武之下有成王，何疑其非王誦乎？一人笑曰：成之下有康，何疑其非王釗乎？

小序又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無可疑者。又況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祭地於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於圜丘，則古者未嘗有此。讀《禮記》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獻鮓，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於澤中方



丘奏之則於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之皆  
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采歐  
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

翼曰古之所以用詩者不若是絞焉若騶虞之取序  
備文王之用於相見既已散見諸篇若必曰有其事  
亦有其辭則雖之於徹俎何辭之可類朱子嘗云頌  
猶漢諸郊祀詩祭其神便說其事矣予曰三代異物  
况漢乎抑以大風之歌奏諸宗廟文景之世猶然時  
尚制變唯是不同夫昊天之感命文武者以其始中  
終能成之也苟周德之不易則天命其將焉歸故能

奉天者二后也祚二后者天地也郊祀之頌二后又  
何不類之有本篇論之詳矣合祭天地於圜丘古禮  
未之聞也一詩而兩用必矣夫天地萬物之所以受  
命其道一也聖人稱天命天威天常天顯而未嘗言  
地有由而然也則是詩之奏諸方丘義豈無所取乎  
蓋不與圜丘六變方丘八變同焉抑所謂雲門何必  
言天而成池何必言地亦有所取而不然天人之禮  
雖截然異物亦有配天之道如之何概而論之

或曰國語所謂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  
曰成者其語成字不為王誦之謚而韋昭之注大



略亦如毛鄭之說矣。此又何邪？曰：叔向蓋言成王之所以為成，以是三者正猶子思所謂文王之所以為文。班固所謂尊號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韋昭何以知其必謂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為王誦之謚乎？蓋其說本出毛鄭而不悟其非者。今欲為一滌千古之謬而不免於以誤而證誤，則亦將何時而已邪？

翼曰：國語所謂成王者，古人之說通乎。朱子之說亦通乎。于文義皆無所害。未見彼善乎此矣。而朱子粧綴其說以醜覲，古人志既頗矣。故論亦踈慢，祇取誣

焉耳。何以謂之誣？曰：以韋昭之說為出毛鄭之誤，非誣而何？毛傳不釋成王之義，無以見得失之迹，為不可以噫嘻之註概之。且賈景伯、鄭仲師、漢之名學，而其人先於康成。景伯作國語解詁，仲師作國語章句，皆曰：成王者言成其王功也。則韋弘嗣之說取於賈鄭也無疑矣。朱子秉心之奮，無所顧忌，謦言放出而不自知其踈慢至此。嗚呼！意誠而心正，難矣哉。

或者又曰：蘓氏最為不信小序，而於此詩無異詞。且又以為周公制作所定，後王不容復有改易。成王非創業之主，不應得以基命稱之。此又何邪？曰：



蘓氏之不信小序固未嘗見其不可信之實也。愚於漢廣之篇已嘗論之不足援以為據也。夫周公制作亦及其當時之事而止耳。若乃後王之廟所奏之樂自當隨時附益。若商之玄鳥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漢之廟樂亦隨時而更定焉。豈有周之後王乃獨不得褒顯其先王之功德而必以改周公為嫌邪。基者非必造之始亦承之於下之謂也。於如曰邦家之基豈必謂大王王季之臣乎。以是為說亦不得而通矣。况其所以為此實未能忘北郊集議之餘忿。今固不得而取也。

翼曰朱子之所以鞭撻蘓氏者蓋當矣。惟序未始及成王之義則我亦未知古人之說果是而朱子之說果非要之說通而無大害並存而可矣。基命之義蘓氏加焉。命者周之受命也。基周之命者文武之事也。此邦家之基造語不同。此蘓氏之所以切於義而優朱子也。濮氏曰基命與洛誥之基命定命合其為頌成王審矣。此又誤矣。所謂基命者言天命之所以基周室乃創業之謂也。定命者言天命之所以定周室乃守成之謂也。故曰天基命定命造語犁然不可混也。况可牽強也乎。書之基命定命與詩之基命成命



皆似而非者也。學者於是不可不盡心焉。

○我將

○時萬

○執競

辨說云：此詩并及成康，則序說誤矣。其說已具於昊天有成命之篇。蘓氏以周之奄有四方，不自成康之時，因從小序之說，此亦以辭害意之失。皇矣之詩，於王季章中，蓋有此句矣。又豈可以其大蚤而別為之說邪？詩人之言，或先或後，要不失為周有天之意耳。

翼曰：朱子之言是，唯其曰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者，非古說不取也。是詩祀武王而頌太平也。太平成康為盛矣。陳子孫之守成，即所以其父祖也。若曰詩安有成康，天作有大王，有文王，朱子何謂祭大王而不及文王乎？絞泥之說，胸縮之義，古無之。有己鳴呼武王牧野之役，以臣伐君者，何為非天下萬民之憂乎？乃成康刑措之美，而後武王牧野之志遂矣。周之孫子不鳴，諸武之廟而于何乎？乃執競之大和風，熙周頌第一之休也。所謂祀武王，古太師之傳，殆可決矣。或曰：子以成康為二王，謚則前篇之成王獨非謚乎？



子何二三矣。予曰：成康之為成安，不亦迂乎？成王字  
出于酒誥，周公之製也。頌亦周公製之，同出一手，而  
語勢響合。我何二三乎？凡我之於書，無解也，無私也，  
亦唯徵也已矣。漢氏曰：諸儒信序之過，徃、徒費其  
詞，而意終不愜。故朱子辨而正之，夫復何疑？噫，古有  
能信序者矣乎？後世豈有朱子哉？無能信序者故也。  
有則我復何言。

○思文

○臣工

辨說云：序謬。

翼曰：朱子之臆，層近不知古義遠矣。諸若是類，其說  
皆通，抑我疾夫襲己燕石而訛古璜者，爾。

○噫嘻

辨說云：序謬。

翼曰：聖人百世之師也，而揚墨老列亦嘗剝剝之矣。  
小人而無忌憚，何世蔑有朱子之緇古傳以自旌，無  
寧近似之也乎？故孔子取夫狂狷，嚶、之士，以其尚  
古之人也。

○振鷺

○豐年



辨說云序誤

翼曰集傳取序辨說出序何其顛逆矣劉瑾曰噫嘻豐年載芟良耜朱子初解皆用序說而今集傳不取小序獨豐年於序說言其誤而傳猶用序意者豈後來所改有未盡歟予曰以是觀之集傳之非精選可知矣不然朱子之重厚詳密而有是陳莽子楊升庵曰朱子嘗云平生傳註大學中庸論語所得為多易與詩所得僅如雞肋蓋不滿于本義集傳也今世乃規、然一不敢議豈朱子所望于後賢之心乎

有瞽

潛

雝

辨說云祭法周人禘饗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饗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曰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禘饗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為饗稷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



文亦無此意。恐序之誤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通用於他廟耳。

翼曰：禘之說古有異端。今無得而決焉。此蓋成王祀大祖后稷之詩也。朱子乃云：武王祭文王安矣。詩明稱文武。惡得以武為主乎？朱子以毛鄭成康之說為迂曲附意。抑何以文武為非謚乎？以暴代暴。尤而自處。益知集傳之非精選矣。且朱子曰：祀其人必頌其德。有其事必有其辭。抑不知雖之於徹俎。又有辭之可徵邪？亦唯據論語之言而為之說耳。吁嗟論語之言徵乎？古序之義如之何其棄之？學者據是以推之。

小序集傳之優劣深淺。周疏解不難矣。或曰：據周禮論語。則禘祖之言。恐未切矣。應之曰：采芻采蘋。豈為射節而作之乎？

載見

辨說云：序以載訓始。云始見。恐未必然也。

翼曰：以載為始。可以見古訓矣。說出于本篇。見

有客

翼曰：濮氏云：此宋公來朝將去。而王燕餞之。嗟振鷺為首末也。噫。朱傳明舉序說。而濮說如是。則所謂能言禦楊墨。自以為功者。甚矣。古序之厄於宋也。甚矣。



宋之黜於古序也。

○武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辨說云此四篇一時之詩序但各以其意為說不能究其本末也。

翼曰古義之於詩與朱子之於詩不同矣原泉已異下流萬汙何足怪也不然天下之理一也豈至攬越

舛午如此乎而其所謂但以其意為說朱子自道也小序有古來相傳之文有深苑周匝之意朱子骨相露見無復膚肉雖明析章句于詩之本旨粹舛矣

○載芟

○良耜

辨說云兩篇未見其有祈報之異

翼曰不見祈報之異而有祈報之說其為古義也離矣豈可遽去而取臆焉新安胡氏混然塗之人乃敢喃一膚說而抗序曰感禘之意微矣

○絲衣



辨說云序誤高子尤誤

翼曰高子以下後人附綴耳既失其義又無文例序則不誤朱子云祭而飲酒之詩烏得其祭非繹而飲酒非賓尸也乎且青衿童知是詩之為祭而飲之詩又何煩然高自標榜以警古人為多見其言之稚已

酌

辨說云詩中無酌字未見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意

翼曰朱子之言是說審于般矣

桓

翼曰桓武志也陸德明云本或以此句為註朱傳取首句此又何乎或以無據黜之或以有傳納之殆乎似說者策士押蓋躲閃之態君子何取

賚

般

辨說云此二篇說見本篇

翼曰集傳之說與桓同已以予觀小序古君子之手澤無疑矣本篇所解翼所論詰可以窺小序大半為而序之釋命篇之義者兩無正蕩常武召旻酌賚凡



六篇矣。唯賚之義為平穩。它皆迂恠。無可取焉。故疑而存之。論以俟後君子。夫以兩無正為如兩非政。抑何義乎。又何文乎。于詩又何當乎。蓋據國語政自上下者。成是說。與其不成於中才以上之手。必矣。夫以蕩為壞積之義。于詩何不的當乎。蕩、上帝與疾威。上帝配而列之。其義不言而信。夫以常武為常德。立武。其說何迂。而又何誣于文矣。常武言常乎。武也。美以為戒。蓋古義也。夫以召旻為閔。無召。此何義乎。于文又何強矣。夫以酌為酌。先祖之道。于義何所取乎。于詩何所當乎。無取無當。又何說乎。凡此五篇之說。

及高子之言。皆我所不安也。後世有明者。作必折衷之正義。曰經無般字。序說其名篇之意。般樂也。為天下所美樂。定本般樂二字為鄭註。未知孰是以予觀之于正義之言。蓋有大疑。夫不用詩文而別立名者。序皆有釋其義。而唯般無釋。則序者特不知其義也。與序者而不知般之義。則它六篇之義。愈不可信也。若以般樂為鄭註攬入。則它六篇之義。其為攬入也。我於是既生大疑。又大信魚目之混。明月。篤論士母。以其可疑者而疑其可信者。又毋以其可信者而信其可疑者。千載之傳。不無紛紜。是以論篤是與。聖人



之懿訓也

○魯頌駉

辨說云此序事實皆無可考詩內亦未見務農重穀之意序說鑿矣

翼曰朱子辨鄘柏舟云事無所見於他書序者或有所傳今姑從之今僖公之事獨無所傳乎彼以傳茹之此以鑿吐之君子立言之道不宜如是春秋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云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孔叢子定公問孔子曰先君僖公功德前列可以與於

報乎古書之與序冥、妙合者夫且康成云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可謂善體序意矣左氏哀公十四年孟孺子洩將圍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圍馬焉

○有駉

辨說云此但燕飲之詩未見君臣有道之意

翼曰行葦以忠厚祭之有駉以有道祭之此古義之所以異於新說也左氏云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行葦之忠厚與左氏協有駉之有道我見其必為古人之言焉朱子云燕飲而頌禱之詞亦以其在頌故



加頌禱二字耳。辭未見其徵矣。

○泮水

辨說云：此亦燕飲落成之詩，不為頌其能脩也。

翼曰：此等聚訟說士鷓蚌之喻，一言說破，可不耻乎。

○閼宮

辨說云：此詩言莊公之子，又言新廟奕，則為僖公脩廟之詩，明矣。但詩所謂復周公之宇者，祝其能復周公之土宇耳，非謂其能脩周公之屋宇也。序文首句之謬如此，而蘓氏信之何哉。

翼曰：周公之宇，正義云：言周公之時，土地居處也。周

公屋宇之說，朱子大妄大誣也。以是淫詆古人，不知其心術之為正也。以是榜擊蘓氏，蘓氏若有知黃泉陰憤，其又焉歸。朱子之篤密，不宜有之。蓋知朱子於詩九仞之功，猶虧一簣。胡文定云：僖公脩泮宮，復閼宮，文定信古序者也。豈以復宇為復閼宮，然則誤矣。

○商頌那

辨說云：序以國語為文。

翼曰：正考甫以下，舉閼馬父之言，已於詩無所關。或疑後人所附，與凡三頌之序，皆繫首句而義盡矣。



唯頌首一詩各有下文耳要之是序下文非大義所預有之亦可無之亦可今不敢寢貶之存古且尚志也

○烈祖

辨說云詳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序但不欲連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耳

翼曰商之湯孫猶周之曾孫也殷武之湯孫朱子解以高宗而今以湯孫證為祭湯放紛黷昧莫甚焉且正考甫所校十二而逸七雖狂夫豈欲不遺中宗哉強矯侮慢莫甚焉且從集傳之說既自指而曰爾又

自稱而曰我辭章之間排募螫口嗟古義則妥也矣

○玄鳥

辨說云詩有武丁孫子之句故序得以為据雖未必然然必是高宗以後之詩矣

翼曰商之時世夏商序者必不以臆作之

○長發

辨說云疑見本篇

翼曰若朱子漢氏之說則雖有文母武有文王亦皆為祀之而言與賓塞不通古言以明

○殷武



翼曰朱子之取是序蓋據易及無逸之言矣然以列  
文為非祀中宗則殷武亦必以高宗成說無稽之言  
無所底止弗詢之謀無所成立大舜之言載在虞典  
凡百君子不可不敬也

古序翼卷六 大尾



